

自由的深渊

The Abyss of Freedom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 著

王 俊 译

Slavoj Žižek



上海译文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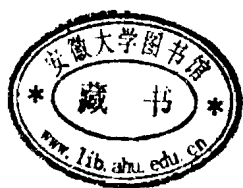
自由的深渊

The Abyss of Freedom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 著

王 俊 译

Slavoj Žižek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由的深渊/(斯洛文尼亚)齐泽克(Žižek, S.)著;王俊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2

书名原文: The Abyss of Freedom/Ages of the World

ISBN 978-7-5327-5966-8

I. ①自… II. ①齐… ②王… III. 齐泽克—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16.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0237号

The Abyss of Freedom/Ages of the World

Slavoj Žižek/F. W. J. von Schelling

Copyright © 1997 b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自由的深渊

斯拉沃热·齐泽克 著 王俊 译

责任编辑/王巧贞 封面设计/王小阳 安琪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常熟市文化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 插页 2 字数 143,000

2013年2月第1版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册

ISBN 978-7-5327-5966-8/B·358

定价: 32.00元

本书全部内容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非经事先同意不得作任何形式的转载、连载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调换。0512-52219025

目 录

译者导言 001

自由的深渊 013

- 1 一种自由的体系 017
 - 2 本能及其旋转运动 027
 - 3 丑陋的享乐(Jouissance) 035
 - 4 无意识行为 044
 - 5 象征化的强迫选择 052
 - 6 没有精灵(spirits)，就没有精神(spirit) 062
 - 7 从谢林到虚拟现实 075
 - 8 主人是什么？ 087
 - 9 和解 097
- 文献注释 109

世界时代 111

英译者前言 113

- 1 导论 119
- 2 过去 126

译者导言

谢林的《世界时代》及 齐泽克对它的拉康式解读

一 寻找《世界时代》的入口

《自由的深渊》是一部文本解读的著作，齐泽克在该书中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解释谢林的《世界时代》（*Ages of the World*），它短小精悍，但异常难读。如果缺少对德国古典哲学和拉康精神分析哲学的了解，阅读《自由的深渊》将是非常困难的，会有一种摸不着头脑的感觉；但是，如果对德国古典哲学和拉康精神分析哲学有足够的了解，在阅读《自由的深渊》时，就会感受到齐泽克哲学所特有的魅力。

《自由的深渊》之所以特别难读，首先源于齐泽克需要解释的文本——谢林的《世界时代》——的特异与艰深。《世界时代》是谢林晚年的一本未竟之作。依照他起初的计划，这本著作的主题是思考时间的起源，思考自由之谜，充足理由律中止之谜，或者说，思考创世之谜；也就是说，它要在世界的源头上思考我们通常所说的“我们从哪里来和我们将到哪里去”的问题，并且，这种思考是纯哲学思辨的，它把问题推到了世界出现之前，或者说，时间开始之前。

众所周知，时间问题向来是哲学上最为艰难的问题，用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的说法是，“你不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联系到奥古斯丁在《忏悔录》第十一卷中的时间思考，我们可以说，谢林的《世界时代》是与之血脉相承的，即从上帝创

世的角度，从永恒与时间关系的角度思考时间之谜和自由之谜。但是，与奥古斯丁纯然的《圣经》立场不同，谢林把问题远远地推到了《圣经》之外，推到了现代科学所倡导的“宇宙大爆炸理论”的边缘。

在现代科学中，“宇宙大爆炸”理论被很多科学家所接受，成为自然科学圈中解释宇宙起源最有影响的理论。依据霍金(S. Hawking)在《万有理论》中的提示，“宇宙大爆炸理论”在现代科学上源于牛顿的引力理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根据这两种理论，宇宙都不可能是静态的，因为如果宇宙是静态的，它就会在引力作用下塌缩。但是，囿于他们两人的静态偏好，牛顿和爱因斯坦都否定一个动态的宇宙。可是，随着弗里德曼模型的提出，随着多普勒效应(光谱红移现象)的发现，随着哈勃发现星系飘移，一种静态的宇宙观被彻底推翻，我们的宇宙被证实为一个膨胀着的宇宙。

膨胀着的宇宙说明，这个宇宙必定有个开端，也就是说，唯有从一个点开始，宇宙才可能膨胀，因此，科学家们就提出了奇点理论，认为我们的宇宙是从一个能量极大的点——奇点——开始膨胀的，也就是说，宇宙产生于一个能量极大的奇点。然而，这是怎么形成的呢？科学家们提出了“宇宙大爆炸理论”，即宇宙是通过原始奇点的一次大爆炸开始的，这个大爆炸还没有结束，它一直延续着，这就是现在科学家观察到的宇宙膨胀现象。

当然，与现代科学借助现代科学仪器所进行的理论研究不同，谢林的探索是纯哲学思辨的，或者说，是纯粹在头脑中进行的。但是，令人惊异的是，他得出的结论与现代科学的结论惊人地相似，这似乎从某种意义上证明了人类精神与宇宙物质的神秘相似与相通：在精神的尽头，人们发现了物质；在物质的尽头，人们找到了精神。或者用霍金的话说，“膨胀的宇宙并不排斥造物主，但它对造物主完成其使命的时间设定了限制。”（《万有理论》，第15页）

谢林《世界时代》的出发点是，上帝为何要创造一个世界？或者说，创造世界之前上帝是怎样的？通过这一追问，谢林发现，世界的出

现，或者说，宇宙的产生，存在着内在的困难。依照基督教的创世理论，上帝是从虚空中创造世界的，但是，这一说法值得追问，因为，如果基督教的创世理论是成立的，那么就会出现这些问题：上帝自身是不是虚无的？如果上帝自身不是虚无的，那么，他如何存在？也就是说，作为世界存在根据的上帝，他是否存在？如果他不存在，他何以成为存在的根据？如果他存在，他又是如何存在的？因此，上帝创世的前提是必须解释上帝自身的存在。这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根据律之谜，充足理由律之谜，或者说，时间之谜、自由之谜，因为这涉及自由意志问题。

依据基督教，上帝是万有之有，是“自有永有”(I am who I am)。(《出埃及记》，3：14)因此，创世之前的上帝不能是虚无，他必定是存在的，但是，他又不可能以物质的形式存在，因为这时还没有世界，没有物质。那么，他如何存在呢？谢林的解答是，他以意志(will)的形式，或以力(force)的形式存在，在世界出现之前，这些力或意志在做“自我封闭的本能旋转运动”(self-enclosed rotary motion of drives)，这就是所谓“神圣的疯狂”(Divine fury)。上帝之所以创造世界，乃在于力之间的斗争或意志之间的冲突，或者说，是由于他想摆脱这些力或意志的盲目冲突，才发出了声音，这声音就是《圣经》中所谓的道(Word)。也就是说，世界出现之前的上帝就是混沌，处于一种力或意志之盲目冲突和斗争的状态，这非常类似于“宇宙大爆炸理论”中的奇点，它不是物质状态，而是一种能量状态，世界或宇宙的出现，只是这种混沌中能量——或者用谢林的话说，力或意志——相互冲突和斗争的结果。

然而，在这种意志或力之间的冲突和斗争中，世界或宇宙是如何产生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如何开始的，它的开端(Beginning)在哪儿？由于开端是个时间概念，因此，问世界是如何产生的，也就是问时间是从哪里来的，故而，宇宙论的问题首先是个时间问题。这个问题在希伯来经典《圣经》中表现得很明显，无论是旧约《创世记》的第一句“起初，神创造天地”，还是新约《约翰福音》的第一句“太初有

道”，首先提到的都是时间[起初，太初(in the beginning)]。也就是说，创世的问题，或者说，宇宙起源的问题，乃是如何从永恒到时间的问题。

因为上帝是自有永有的，所以创世之前，或者说，时间产生之前，上帝作为存在于自身中的永恒而存在，时间是永恒的流溢，其前提是创世的出现。然而，谢林的问题是，上帝为何要创造这个世界？他是如何创造这个世界的？《世界时代》试图去回答这个问题。

从保存下来的《世界时代》的残篇来看，谢林并没有完成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或者说，这个任务注定是不可完成的。这一点谢林也清楚地意识到了，因为他知道，世界一旦被创造，创世行为便落入了永恒的过去，变得不可思议、难以理解，就此而言，寻找一个确切的开端注定是徒劳无功的。既然如此，谢林为何还要写《世界时代》？为何还要“知其不可而为之”地去探索世界的开端或宇宙的起源呢？原因在于，这种追问中包含了人类自身的存在之谜，人类的意志之谜，人类的自由之谜，也就是说，追问世界的开端或宇宙的起源，乃是谢林追问人之谜的一种宇宙论迂回，这种追问最终指向的是德尔斐神庙的伟大箴言：认识你自己。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引用《世界时代》中的一段文字为证：

如果存在一个永恒的开端，一个永恒的根据，那么，这就是事物不得不显现的方式。使人真正成为他自己的原初行为，先于所有的个人行为；但就在它被放进活跃的自由之后，这一行为沉入了无意识的黑夜。这不是能发生一次、继而停止的行为；它是一种恒久的行为，一种永不终止的行为，最后，它绝不能再次被带到意识之前。对于了解这一行为的人类来说，意识自身将不得不返回进虚无，返回进无边的自由，并将停止成为意识。这一行为一出现，继而立即沉回不可测量的深度之中；因此确切地说，自然获得了永恒。同样，起初一被设置，继而而被带到外部之物的那一意志，必须立即沉入无意识之中。唯有按照

这一方式,开端——没有停止成为开端的开端,真正永恒的开端之开端——才是可能的。因为的确如此的是,开端不能知道自身。那一行为一旦发生了,它就永恒地发生了。以某种方式将要真正开始的决断,不必被带回意识;它不必被唤回,因为这将等于被带回。如果在做决定时,某人坚持重新检验其选择的权利,他就绝没有开始。

(Schelling, *Ages of the World*, p. 181 – 182)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谢林探索宇宙之谜的真实目的在于理解人的决断行为,人的自由,而这些都不是人的理性意识可以明白知晓的,它们秘密地隐藏在人的自然之中,隐藏在无意识之中,隐藏在意志之中,就此而言,人之谜,乃是人的无意识之谜,人的意志之谜。这个无意识既是意识的他者,又是它的根据,构成人们行为中的意志,策动着人的行为。因此,人们只有捕获了这个意识的他者,才能真正决定自己的行为,或者说,由于无意识对人行为的影响,人们经常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者说,他并不完全是自由的,这典型地体现在精神病人身上。只有完全捕获了无意识,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但是,鉴于人的有限性,他无法将自己抓着头发提起来,因此,彻底地探索人的无意识并获得完全的自由,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人们不可能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彻底的反思,执意于彻底的反思只会落入自由的深渊,无法做出任何行为,无论是善的还是恶的。

可是,这么一来,人们行为的责任问题就出现了:既然人们的行为不是完全自由的,不是完全自主的,他们又为何要对他们的行为负责任呢?或者说,善是如何可能的呢?在谢林的体系中,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谢林能很好地解释恶的问题,但不能很好地解释善的问题,对于善是如何可能的问题,他只有求助于《圣经》:除非有一个能完全捕获无意识的且仁爱至善的神,善才是可能的。联系到基督教,耶稣就代表了这一形象,人们可以说,耶稣是完全明了人的无意识的,也因此,他才是神,所以在耶稣被钉十字架时,他才能对迫害他的人说,“父啊,

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为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23：34）也因如此，谢林赋予《圣经》伦理性的本质，或者说，在他的理论中，人们只有从《圣经》出发，效仿耶稣基督，才有可能是善的，否则，这个世界将会是邪恶的深渊。

二 齐泽克对《世界时代》的拉康式解读

不难看出，《世界时代》其实是谢林用理智彻底反思存在的一种思想尝试。但是，这种彻底反思的结果乃是理性的吊诡，或者说，理性的辩证法。也就是说，彻底理性反思的结果走向了其意图的反面，证明了理性之彻底反思的不可能性。在《世界时代》中，这种理性的吊诡体现在存在与根据的矛盾上：成为存在根据的不能是存在自身，或者说，根据必定在存在之外，因为如果存在与根据是同一的，上帝就会是完全自主自足的，要是这一假设成立的话，那么，如何解释一个完美的上帝要去创造一个不完美的世界呢？也就是说，如果存在与根据是同一的，上帝就是自主自足的，但是，这个自主自足的上帝不可能产生一个创世的冲动，或者说，一个完美上帝没有创造一个不完美世界理由。正因如此，谢林只能假定上帝不是完美的，上帝自身之中存在不是上帝的部分，上帝创造世界，乃是因为他想摆脱自身的过剩(excess)，追求自我完善的体现，也因此，一个追求完美的上帝必定来自不完美，在最极端的意义上，来自“神圣的疯狂”。

在完美的上帝之下隐藏着一个不完美的上帝，或者说，完美上帝的面纱下隐藏着“神圣的疯狂”，谢林的这一思考表明，“在上帝中存在着不是上帝的某种东西”（S. Žižek, *The Abyss of Freedom*, p.6），这种不是上帝的东西构成对上帝之完美表象的内在威胁，是上帝极力要去隐藏和掩盖的。那么，这个不是上帝的东西是什么呢？它就是谢林所说的潜能(potential)，或者齐泽克所说的本能(drive)。潜能或本能是理性面纱之下的本质，或者用康德的话说，是现象之下的物自体。但是，同康德认

为物自体是不可认知的不同，谢林探入了物自体本身，其结果是发现了“神圣的疯狂”。

纯粹的物质乃是“神圣的疯狂”，谢林的这一结论正好同拉康关于“物”的理论相吻合。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作为本体世界的物是无法回避和不可拆除的，尽管人们一直都在回避它，避免与它遭遇。但是，本体世界总是固执地想要刺破表象的面纱而显露自己，表现出实在世界的真相(the Real)。在日常生活中，本体世界总是以对象小他者(object petit a)的面貌出现，它总是刺激人们的欲望，激起人们的享乐心理，把人们一步步引入实在界的真相之中，并最终被它所吞噬。

在《自由的深渊》中，齐泽克从谢林的《世界时代》出发，结合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很好地进行了文本与现实的嫁接，把谢林的纯粹思辨解读为精神分析视角下的现实世界，揭示了现实世界的虚假性、不稳定性、不安全性和易碎性，解读出意识形态和网络赛博空间中的精神困境。

在谢林的《世界时代》中，现实世界只是膨胀意志(力)与收缩意志(力)之间的动态平衡，处在这个平衡之下的始终是毁灭一切的“神圣的疯狂”，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如果我们能穿透事物的外表，我们将看到，一切生命与实存的真实材料都是恐怖的。”(S. Žižek, *The Abyss of Freedom*, p. 17)对于谢林的这一说法，齐泽克十分欣赏。依照齐泽克的看法，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有穿透事物的外表遭遇到真相之恐怖的经验，比如，我们在背后欣赏一个身材姣好的女子时，我们总是会想象她的相貌也一定会很美，或者说，我们总想知道，她的相貌是不是也很美，可是当我们真的看到她的相貌，发现她的相貌很丑后，不但我们所欣赏到身材的美感消失了，而且还可能因相貌和身材的不配，因它对我们美好想象的伤害而感到恐怖，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遭遇魔鬼的经验：隐藏在魔鬼身材背后的是一张丑陋的脸。在很多恐怖电影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镜头。依照齐泽克的拉康式看法，完美的外表之下总是隐藏着不完美的、享乐的和淫秽的他者，即欲望。在完美的外表

被穿透之后，其不完美的、享乐的和淫秽的他者（欲望）就会显露出来。在《自由的深渊》中，齐泽克举了很多这方面的例子，比如，希区柯克（Hitchcock）的《海外特派员》（*Foreign Correspondent*）中的自由女神像，大卫·林奇（David Lynch）的《沙丘》（*Dune*），等等。当然，除此之外，我们也能举出许多我们自己的例子，比如，《白蛇传》中，在许仙发现白娘子是条蛇时，他马上就被吓死过去了，还有《西游记》中的妖魔鬼怪，《聊斋志异》中的许多鬼怪故事，或者我们遇到骗子或伪君子的经验，等等。

用拉康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现实界处在实在界的过剩或多余（*excess*）和象征界的缺乏或不足（*lack*）的张力之间。它总是容易在实在界和象征界的张力下破碎，不是趋向实在界，遭遇到谢林所谓的“神圣疯狂”，就是趋向象征界，遭遇到黑格尔所谓的“世界之夜”。实在界是纯粹物质的世界，或者说，是本体世界或纯粹所指的世界，是理性之光无法照射进去的世界，是一个阴暗恐怖的世界，在精神分析中，它也是一个纯粹女性的世界。由于它不可穿透的阴暗，这个世界总是激起人们的好奇，激发人们探索其隐秘的激情，或者说，这个世界总是挑逗性的，激发人们享乐的欲望，可以这么说，实在界是人们的激情之源。但是，激情之后总是虚无，激情越强烈，虚无感就越强，依照齐泽克的说法就是，享乐是丑陋的，实在界的真实面目是丑陋与恐怖。激情的本质是一种幻想状态，是一种对享乐的挑逗，当激情用尽，幻想完全消失之后，一个多余的、赤裸裸的世界就摆在你的面前，让你无法回避，又无法拒绝，这就是实在界，一个无法忍受又无法消除的世界，一个让人绝望、让人发狂的世界。一般来说，与实在界的完全遭遇都是创伤性的。在《自由的深渊》中，齐泽克提到了安徒生的童话《红舞鞋》，红舞鞋代表跳舞的激情，对童话的主角来说，这种激情是不可抵制的，可是一旦穿上了它，就无法停止，最后只能用斧子把跳舞的双脚砍掉。在对《红舞鞋》的解读中，齐泽克指出，“这些鞋代表纯粹的欲望：作为一种非个人意志起作用之‘不死的’部分对象——‘它想要’，它坚持其

(跳舞的)重复运动,它不惜一切代价走它的路,获得它的满足,不管主体的健康。”(S. Žižek, *The Abyss of Freedom*, p. 81)齐泽克所说的纯粹欲望就是弗洛伊德所谓的本我,依照弗洛伊德的解说,本我遵循“快乐原则”,它只一味追求享乐,而不管享乐者的健康,因此,它最终表现为死的本能,也就是说,实在界的真实面目乃是死亡的幽谷,是纯粹物质的阴暗与寒冷,而追求极度享乐的人很容易遭遇到它。

与此相反,象征界是个纯粹符号的世界,或者说,纯粹能指的世界或纯精神的世界。它固执于将所有的存在符号化,它的特点是永远缺乏或不足,因此,它总希望吸食一切,就像幽灵或吸血鬼一样。与拉康象征界相对应的是黑格尔的“世界之夜”,在《自由的深渊》中,齐泽克援引了黑格尔对“世界之夜”的描述,读来让人毛骨悚然:

人类的本性犹如黑夜,在它的单纯性中,这个空洞的虚无包含着一切事物,无论是不属于它还是尚未展开的那些数不尽的表现和印象。这个作为自然内在本性的虚无,它在变幻万象的世界中纯粹自我地存在着,万事万物围绕着它,它们像白色的幽灵,时而吐出血盆大口,时而倏忽即逝。一旦人们穿越可怕的黑夜,寻找人类的本性,他们所看到的便是这样的景观。(S. Žižek, *The Abyss of Freedom*, p. 8)

在哲学中,这个象征界是纯粹主体的世界,或者说,是纯粹“我思”的世界,是一种纯粹“我思”所导致的主体的疯狂。同“神圣的疯狂”会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一样,“世界之夜”也经常在日常的生活中体现出来。比如,理想主义者之“生活在别处”的感受:因为理想主义者的世界是纯粹概念的世界,或者说,纯粹象征的世界,与之相比较,现实的任何对象都是不完美的,他在任何地方都感到缺乏、不满足,他是永远在别处,在一个现实中没有的完美世界——象征界。因此,象征界也是非常恐怖的,因为它否定一切现实的东西,它就像一个张开血盆大口的吸血鬼,永远吞噬,永不满足。

在《自由的深渊》中，齐泽克对政治意识形态和网络赛博空间的分析，体现了他嫁接理论和现实的高超本领。在齐泽克看来，政治意识形态中的极权政治人物就是“世界之夜”的体现，比如，斯大林的大清洗，希特勒的大屠杀，他们都是用理想的象征符号杀人，在他们那儿，理想的象征符号就是张开血盆大口的吸血鬼。同样，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以理杀人”也是如此。在当代网络赛博空间中，齐泽克也发现了“神圣的疯狂”与“世界之夜”。网络空间的荧屏内外，分别是“神圣疯狂”的世界和“世界之夜”的领地。荧屏外的享乐者总是被荧屏内的影像所吸引，欲罢不能，直至损害自己的健康甚至死亡，比如网瘾患者，而荧屏内的影像只是些数值符号，并不是真实的存在，但它却像个幽灵一样吸食荧屏外的人，让它们为之疯狂、为之死亡。

当然，齐泽克对《世界时代》的拉康式解读是非常丰富的，我们无法完全展现。在此，我们只是做些简单的提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阅读，去思考。

三 自由的界限：实在界与象征界的和解

在《世界时代》的末尾，谢林提到了和解问题，创世是上帝内部意志的和解。在《自由的深渊》中，和解被作为一种伦理问题提了出来。我们看到，在谢林的《世界时代》中，意志是纯粹自由的，用谢林自己的话说就是，“意志就像旧约中忌邪的上帝，除他自己之外，他不能忍受别的神，他的表达是：我是唯一的神，除我之外，没有其他的神。”（Schelling, *Ages of the World*, p. 182）因此，创世之前的意志状态有点像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人人与人之间像狼一样，在《世界时代》中，意志和意志之间像狼一样；同样，像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中，人们因人人自危无法生存而走向契约式的和解一样，在谢林的《世界时代》中，诸意志也走向了最终的和解，这样一来，创世才有可能。当然，意志是如何和解的，这是一个永远的谜。然而，对于人来说，这个

永恒之谜却是一个很好的启示，它启示以个体自由为本位的个人意志也能走向最终的和解，这样一来，谢林的《世界时代》就和基督教的人神和解对接上了。

在《自由的深渊》中，在对文本和现实的齐泽克式嫁接中，自由的边界问题，或者说，和解的条件问题，也一直是被隐含着的问题。显然，所谓“神圣的疯狂”和“世界之夜”，或实在界和象征界，都是一种极端化的结果，或者说，都是纯粹自由所导致的越界，也就是说，是落入了自由的深渊。因此，和解问题就是明确自由的界限，避免越界。虽然在精神分析中，鉴于本我遵循“快乐原则”，超我遵循“理想原则”，它们总是会趋向“神圣的疯狂”或“世界之夜”，这种对自由深渊的避免是很困难的，但也不是不可能的。在《自由的深渊》之结尾，对照安·兰德(Ayn Rand)小说《根源》(*The Fountainhead*)中的最终审判，齐泽克提出了康德式的伦理问题，他说，“康德清楚地知道，我们伦理活动的不可能性条件同时是其可能性的条件：人性的有限性限度，即阻止它履行其伦理目的的条件同时是其伦理活动的积极条件。因此，康德认为圣人不仅是不可能的，在我们的尘世存在中是不能达到的，而且，在更深刻的层次上，是不可欲求的：道德意识在其前景中被恐怖化，因为这一状态将关闭让伦理活动的空间保持为开放的鸿沟。”也就是说，理论上的不可能性恰恰是实践上的可能性条件，或者说，伦理乃是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再或者说，伦理的可能性就在于它关闭了实在界和象征界的大门。在康德的哲学中，伦理是理性的实践能力，这种实践能力源于它在理论理性上的二律背反，源于理性对实在界和象征界的关闭：它不可认知，且不能去认知，一去认知就陷入二律背反，用精神分析的语言说，就会陷入疯狂或神经错乱。因此，理性在认知上的不足恰恰为其实践保留了空间，这也就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的名言，“如果我不同时取消思辨理性对夸大其辞的洞见的这种僭妄，我就连为了我的理性的必要的实践运用而假定上帝、自由和灵魂不死都不可能。因为思辨理性为了达到这些洞见就必须使用这样一些原

理，这些原理由于事实上只及于可能经验的对象，即使把它们用在不能成为经验对象的东西之上，它们也实际上总是将这个东西转变成现象，这样就把纯粹理性的一切实践的扩展都宣布为不可能的了。因此我不得不悬置知识，以便给信仰腾出位置，而形而上学的独断论、也就是没有纯粹理性批判就会在形而上学中生长的那种成见，是一切阻碍道德的无信仰的真正根源，这种无信仰任何时候都是非常独断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页。）

同《世界时代》最终回到三位一体的基督教上帝一样，《自由的深渊》也蕴含了这一回归或跳跃。自由的深渊或自由的恐怖将人们反抛进一个伦理信仰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将实在界和象征界的恐怖挡在门外，给人们一个安稳的精神家园，这个世界才是安全的世界，是温暖的和爱的世界。

自由的深渊
斯拉沃热·齐泽克